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夜街上的三轮车

中篇小说

夜街上的三轮车

熊 棕

XIONGZHONG

■ 熊 棕,男,1969 年出生。
1989 年毕业于岳阳师专,1992
年开始写小说。现在湖南教育
报刊社供职。

夜街上的三轮车

熊 棕

他朝屋后的猪圈冲过去，看到在低矮的窗子底下，妈妈微微仰头，像个酒鬼般贪婪地捧着一只肮脏的棕色玻璃瓶凑往嘴边。

昨天晚上，爸爸又是一夜未归，对他本人来说这肯定是件快乐的事情，对张可喜来说这无疑是件痛苦的事情。被猫脸闹钟亢奋的猫腔叫醒后，张可喜锁着眉头睁开了眼睛。借助窗外透进来的熏微，他侧过身子看着对面的床铺。这是爸爸张培根的床，床上的被子依然像报废的机器蜷曲在床头，冷冰冰的毫无生气。

听爸爸说，昨天是那个女人的生日。傍晚的时候，爸爸到学校门口等他一块过去吃饭，他没理睬，歪着头气冲冲走远了。那个女人，以前他一直叫她菊秋姨。差不多半年了，张可喜没少到菊秋姨处吃晚饭。菊秋姨租住在庙前南街，屋门口一天到晚摆放着鞭炮香火和纸钱。半下午的时候，买香火

的渐渐绝迹了，菊秋姨有充足的时间给他们父子俩做晚饭。每天傍晚放学后，他就赶到菊秋姨家，他的爸爸或早或迟总会与他在哪里会合。吃过晚饭后，他从爸爸手里接过三轮车驶上街面，菊秋姨总要放下饭碗，跟到走廊上细声细气叮嘱说：“你要稳当点，早去早回。”

真恶心啊，早知道她会成为爸爸的……情妇，一口饭他也不会吃她的。

院子里响起了爸爸的脚步声。张可喜坐起来，爸爸已经推开门站在床头了。爸爸进了门就黑着脸埋怨他说：“你昨天怎么不去？她哭了大半天，饭一口也没咽下。”张培根接着说，“谁也不在她身边，她的两个孩子不在，你也不在，她一直拿你当儿子疼的，她过生日你为什么就不愿露一面？”

张可喜有些幸灾乐祸地说：“我去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她什么人。”

“别说这种没良心的话，”张培根骂道，“她白疼你了，她给你吃的饭还不如喂条狗。”

张可喜边穿衣下床，边想起以前听说的关于菊秋姨的一些事情。说起来，菊秋姨也是个苦命人。她是个离了婚的女人，本来有自己的孩子，有儿子，也有女儿，可是现在一个也不属于她。她的前夫因为盗窃耕牛被判刑两年，菊秋姨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，既男耕又女织，好不容易等丈夫出了狱，没料到丈夫在狱中关坏了脾气，装回一肚子怨气，动不动就凶神恶煞似的朝菊秋姨挥拳头。菊秋姨常常被他揍得鼻青脸肿。在忍无可忍之下，菊秋姨喊出了离婚的口号。离婚？盗牛贼竟然答应了她，只是一双儿女一个也不给她，而且以后

也不准她来探望。盗牛贼说得到做得到，每次她去看孩子，他就还和以前一样动手揍她，见一次，揍一次。现在她再也不敢去看望儿女了。

张可喜抓紧时间去洗漱，张培根跟在儿子身后说：“今天我回家一趟。”

张可喜正站在走廊上刷牙，他抬起头，含着一嘴白色泡沫说：“你还记得要回家看看？”

张培根不满地说：“你别学你妈，你别阴阳怪气的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返回？”张可喜含混着声音问。

“不知道，”张培根说，“也许两三天，也许一个星期。”

“你多呆一些日子吧，多给家里做点事。”张可喜恳求说，“就算你不来了，我也能自己供自己念书。”

“我知道的，”张培根声音变得苍老，他说，“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我的。”

张培根说至少要在家里住两三天，可是当天夜里他就返回县城了。这天晚上，当张可喜咣咣唧唧推着空车子进了院子后，他发现他们租住的那间屋子亮着灯光，门也大敞着。他以为是自己出发前忘了关门关灯，进门之后，他才发现屋子里有人。张培根坐在一张小矮凳上，正埋头抽着烟，脚下扔了好几个烟屁股，看来他回来已不是一时半会了。他抬起头来，张可喜看到了他脸上的变化，他的左脸颊上多了两条长长的血痕。

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张可喜惊异地问道，“你的脸被什么划破了？”

张培根没有回答他，垂下眼皮继续抽烟。

张可喜审视着爸爸脸上的伤痕，那是被人用手抓破的痕迹，而爸爸躲躲闪闪的眼光更让他明白了些什么。“你们吵架了是不是？”

爸爸垂着头不做声。“你们吵架了！”张可喜突然提高了声调，气愤地指责爸爸说，“你打了我妈妈，你太过分了！这么久不回去，回去了就打我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我没有打她。”张培根偏着头，让儿子更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伤痕，“你都看见了，是她动了手，我没有动她一根手指头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，”张可喜大声说，“你肯定打她了，你不打她她是不会动手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相信？”张培根伤心地说，“你又不是不清楚，在我们家，一直是谁骑在谁的头上的。”

“别在我面前说我妈妈的坏话，”张可喜气愤地说，“我知道，你现在什么坏话都说得出口。”

“我没有说她的坏话，”张培根摇摇头说，“我是实事求是。”

“就算是她打了你，可是她为什么会这样？”张可喜咄咄逼人地说，“你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？你这个骗子！”

爸爸站起来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甩上门出去了。

星期六一大早，张可喜坐上回乡的汽车。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，在一个小站他下了车。张可喜沿着羊肠小道孤独地朝山里边走去，又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他到家了。家里静悄悄地，门上挂着锁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看到田里活动着不少光着腿的人和牛，他知道妈妈一定在自家的田里劳动。

他转身正准备往田里去，妈妈和小妹在前面的山坡下进入了他的视野。她们很快走近了，两人都挽着裤腿，光着脚丫，衣服上溅满了泥点。妈妈边开门锁，边含着歉意说：“今天下禾种，将你关在外面了。”

时候已经不早了，太阳当了顶，许多屋顶冒起了炊烟。妈妈进屋之后手脚麻利地生火做饭，张可喜坐在灶下帮着添柴加火，小妹则抓紧时间伏在桌上做起了作业。小妹一直是爱学习的，并不是装模作样给谁看。正因为如此，村里与小妹一般大的女孩纷纷辍学回家，有的还跟着大人一块出远门打工了，张可喜家里却尊重小妹的意愿，让她留在了学校。

以前张可喜每次回家，妈妈都是很高兴的，有说有笑，冷暖饥饱反反复复询问。这一次她却没心情关心这些。

“除了踩三轮车，你爸还干了别的什么？”她在腾腾蒸气掩面时问道。

“别的什么？没有啊。”张可喜低声嘟囔着回答。

“晚上不是你在蹬车吗？他干什么去了？”妈妈紧追不舍，“他是不是和你住在一起？”

“当然跟我住在一起，”他冷静地说，“不和我住一起，他住哪里？”

妈妈停下手里的活儿，牢牢地盯着他说：“我不相信，你给我说实话。”

张可喜的脸颊刷地红了，好在灶里的柴火正热烈地燃烧，在妈妈的眼里，他红彤彤的脸膛也许只是柴火映照的结果。

他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妈妈的话，她又提高嗓门催促说：“说呀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回答我。”

张可喜坚持说：“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你还要我怎么说？”

“你这个畜生！”妈妈气得嘴唇直哆嗦，“你这样跟我说话！”

张可喜垂着头害怕得不敢做声了。妈妈知道他夜夜都在蹬车拉客，以前她从来没有反对过，此刻这事也遭受她的指责。她说：“我是让你去读书的，不是要你去蹬车拉客的，你这么疼他，怕他累死了？这么好的孝心，为什么不给我点儿？”

张可喜忍不住抬起头又顶撞说：“白天拉了一整天，晚上总得休息。你不是总嫌他做事不如人吗？人家挑两百斤，他只能挑一百斤，你就在后面嘀嘀咕咕骂他是痨病鬼……”

妈妈咆哮了，她大声嚷道：“他不是拉不动，他是精力多得没处使，你生怕累了他，他正好有力气往野女人床上爬。”

张可喜听得目瞪口呆。妈妈的话虽然说得粗俗，反映的却是事实，好像她亲眼目睹了一样。

然后妈妈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他竟然说要离婚，无缘无故的他怎么会提出离婚？”

张可喜狠狠地吃了一惊，爸爸想离婚？他回来一趟是为了要跟妈妈离婚？张可喜想不到他竟会动这样的念头。他茫然无措地看着妈妈。顷刻间，妈妈的哭泣声已经在屋子里蔓延，哭声中，她仍然在喋喋不休地责骂着张可喜：“把你养大有什么用，你竟然也来骗我，你和他一起合伙来对付我……”

小妹哭哭啼啼地搂着妈妈，往外推拥着，央求说：“妈，你别哭了，到屋里歇歇去好不好？”

妈妈顺从地被小妹推着往另一屋走，嘴里说着小妹：“你

哭什么？你现在哭什么？叫你哭的日子还没到。”

张可喜回到县城的住处时，已经晚饭时分了，他呆在家里，坐等爸爸送三轮车回来。天渐渐黑透了，仍然不见爸爸的踪影，他决定到菊秋姨的住处去找。

菊秋姨见到他立刻眉开眼笑。她每次见了他都是那样高兴。她笑盈盈地问他吃过饭了没有，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吃。菊秋姨的笑脸让他想起妈妈的哭。吃过中饭他往县城赶时，妈妈竟说要跟着他一块来。她说：“我不知道去县城怎么走，要是我去过的话，我早就找到你们住的地方了。”

张可喜坚决地把她顶了回去，他用一个城里人的口吻说：“你去干什么？小妹一个人在家怎么办？想看看县城以后我来接你去。”

面对菊秋姨的笑容，妈妈流泪的面庞又出现在眼前。张可喜不愿在这里久呆，只是问她爸爸到哪去了。菊秋姨说：“吃过饭，他踩着三轮车又出去了。”

张可喜转身就往外走。菊秋姨连忙挽留说：“你别急着走，我做点东西给你吃。”

张可喜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我已经吃过饭了。”

菊秋姨追出来说：“你回去学习，不要去找他，我已经叫他早点回家了。”

张可喜没想去找爸爸。三轮车是活的，到哪儿能找到他？他慢吞吞地往回走，一路上，无数的三轮车从他身边驶过，有的空车还在他面前放慢速度，蹬车人看看他，见他没有反应，复又加速驶远了。什么也不用说，车上无人时观察路人的反

应，车上有人时只管埋头蹬车，这些蹬车人就像他自己。前年，他从乡中学考入县一中时，他爸爸苦于无力负担，是他的初中老师替他爸爸想到了踩三轮车这个办法，于是他爸爸跟着儿子进了城。一开始，张可喜晚上并不出来踩三轮车，可是一个晚上，他爸爸载着一个客人在电影院后面下坡时连人带车翻倒在地，除赔了客人好几十元不说，他爸爸的左脚踝也崴伤了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好些天不能出门踩车赚钱。于是在那些天里，张可喜白天上课，晚上接过了爸爸的车。从那时到现在，他的许多个夜晚就是这样从车轮下驶过的。骑上三轮车，他浑身是力，没有三轮车的夜晚，他竟有不知如何度过的感觉。

现在他就不知道如何打发今晚富余的时光。他在路上默默前行，不久就回到屋子里。他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温习功课。屋里没有书桌，床头有只木制衣箱，权且拿来当书桌使用。衣箱矮了点，没有相配的凳子，他搬来两块红砖，叠起来，再垫上一张纸，就算是凳子了。

门外传来三轮车咿啾咿啾的声响，是他家的三轮车回来了，张可喜还以为今晚它不会回这边呢。

张培根来看看儿子是否回来了。屋里亮着的灯光让他放了心。推门进来，看到儿子几乎是蹲在地上的矮小背影，张培根关切地说：“这里不是学习的地方，我看你最好还是住到学校去。”

时间还不太晚，往常这个时候，连张可喜也不会考虑收工回家。张培根准备再去拉几趟客，他正要转身离去时，张可喜突然站了起来，冲他嚷道：“你又要到哪里去？”

张培根收住脚，小心地说：“我只是来看看你回来了没有。”

“我知道你要到哪里去，”张可喜仍然大声说，“你只想着要去陪她。”

张培根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”

张可喜说：“我刚刚从家里回来，你问过我家里的情况没有？”

“我不也是前两天才回了家的吗？”张培根勉强笑着说。

“我知道你回家了，可你知道现在正是下禾种的时候吗？犁田翻地，这些事都是谁在替你做，你心里有没有数？”张可喜责问道。

张培根辩解说：“前些天回去我原本是想帮家里做点事，可你妈妈缠着我吵，我在家里根本没法呆下去。”

“别颠倒黑白了，是她要跟你吵？”张可喜突然说不下去了。他咬着嘴唇，泪水在眼睛里直转悠。

张培根明白儿子什么都知道了。“你已经知道了？好，反正你迟早是要知道的。”张培根说，“没错，我是向她提出了离婚，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离婚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”张可喜委屈的眼泪扑簌簌成串掉下来。

张培根也开始激动了，他脸上红潮涌动，双手乱舞，唾沫横飞地说：“我们早就应该离婚了。你都看在眼里的，这些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她骂起我来有多狠毒，你长了耳朵，是能听见的。在她眼里，我不过是头可以任她训斥的牲口。还有更主要的——现在你已这么大了，说给你听你也能理解

——我们像什么夫妻？根本不像。我们名义上是夫妻，事实上已不再是夫妻了。自从生下你妹妹后，我们就再没有睡在一起了，她带着你妹妹睡，我带着你睡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……”

张可喜使劲摇晃着脑袋：“你不要脸，流氓，你不要跟我说这些。”

“大人的事不用你管，既然你要管，我就要把这些说清楚。”张培根继续说，“我还要告诉你，我们这种情况，法律也允许我们离婚，就算要打官司我也能赢。”

张可喜死死盯着爸爸，幡然醒悟：“你早就想离婚了，我明白了，是那个老妖精让你这样的，是她逼你回去离婚的。”

“你是说菊秋姨吗？”张培根茫然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儿子指的是谁，他生气了，他的脸顷刻间因气愤而铁青，然而他又强忍着没让自己如雷般暴跳起来，他只是把眼珠瞪得圆圆地说：“说出这样难听的话，都是从你妈那里学来的，她那张嘴除了吃饭就知道骂人，没想到连你也学会了。”

“反正你不能跟我妈离婚，”张可喜坚定地说，“你要离婚我就回家，我再也不念书了！”

“你不要威胁我，”张培根气愤地说，“我辛辛苦苦养着你，养着这个家，供你们吃，供你们穿，还要供你们念书，你们考虑过我没有？你们有谁考虑过我？”

“我没有让你养，”张可喜说，“我自己养自己。我早就知道别人是靠不住的，凡事都得靠自己。你回家去吧，我不靠你养。”

张培根盯着自己的儿子，细细地审视着，粗气直喷到这

张唇上泛起茸茸小胡子的脸上。“你回去吧，我再也不管你了。”张培根说。他掉转身体气呼呼跨出了屋子。

张培根照常吃住在菊秋姨处，张可喜没有办法阻止他。争吵后最初的几天，他连三轮车也不送回住处了，张可喜只得去菊秋姨那里取。前几天张可喜还忍着，后来的一天，在菊秋姨的屋子里，父子俩差点又吵了起来，是菊秋姨劝住了他们。她首先制止了张培根的发怒，然后对张可喜说：

“你爸也是为你好，他一直就不想让你踩三轮车，想让你安心念书……”

他看也不看她一眼，推着车子转身就走。他不想听见她的声音，他对她那副假惺惺的面容充满怨恨。

骑在三轮车上，张可喜后悔自己没有一开始就阻止他们，如果火苗刚起时就浇灭，也就燃不成今天的熊熊大火。现在要想阻止，恐怕势单力薄。在孤单无助的时候，他想到了宁愿愿，也许她能帮助自己。

宁愿愿是他们班上最漂亮最洋气的女同学，有人说她是“班花”，更有甚者推举她为“校花”，反正如张可喜这般的乡下“草”平日与她是不搭界的。可是有天晚上，张可喜在街上碰见了她。

那天晚上，在“太阳能”歌舞厅的大门外，张可喜的三轮车与众多的三轮车混杂在一块，突然之间就看见同班同学宁愿愿了，包括她在内，两男两女，四人勾肩搭背出现在舞厅大门明亮的灯光下。他们中的另一位女孩正要迈上离他们最近的那辆三轮车，被宁愿愿拉住了。她撇下他们，一辆车

一辆车挨着找过来。张可喜坐在车上，罩在车篷的阴影里，见她走拢了，赶紧把头埋下，但肩膀仍然被她摇动了。他抬起头正撞上了她灿烂的笑容：

“祥子，你为什么躲着不见我？”

“祥子？”张可喜不好意思地嘟囔说，“我怎么叫祥子？”

“有什么不好？祥子是名人，叫你祥子是抬举你。”宁愿愿嘻嘻笑着对同伴说，“我们坐他的车走。”

女同伴小跑着过来，认真地看了张可喜一眼，回头问宁愿愿：“你认识他？他是谁？”

“你别问。”宁愿愿说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女同伴嘻嘻笑着，趴在宁愿愿耳边说了句什么，宁愿愿伸手要拧她，她格格笑着往车厢后跑。

女同伴说：“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吃东西。”

“我赞成，走，我们吃宵夜去。”矮个子男伴欢快地弓着身子像只蛤蟆蹦进了车厢。

“我不能跟你们去，明天我还得上学。”宁愿愿道。

“上学？”矮个子男伴哈哈笑道，“你别吓唬我了，我一听见这两个字全身就起鸡皮疙瘩。”

张可喜没有起步，他在等着宁愿愿还有什么话要说。另一位男伴从小窗口里伸出长手臂捅了捅他的脊背。“喂，你行不行？”他说，“不行的话我们换别的车。”

张可喜回头看了一眼，脚下使着力让车轮转动起来。他把他们运到了车站路。在通往火车站的这条道路的两旁，沿街矮小的建筑一律灯火通明，五颜六色的塑料桌椅占领了半个街面。张可喜刚放慢速度，就有一位身着鲜红上衣的女子

迎了上来。

“几位去我们店吧，我们店口味好。”女子站在车厢口恭迎。

车上的人一个接一个跳下来，宁愿意绕到车前问张可喜：“你饿不饿，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。”

“我不吃，”张可喜摇摇头，有意无意地说，“我该回去睡觉了，明天还得上学。”

他的话让矮个子听到了，他走上前来，狠狠地踢了三轮车前轮一脚，差点把张可喜震下车来。“他妈的，你嘴痒是不是？”他鼓着眼珠火冒三丈地说，“你又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”

张可喜飞快地跳下车，当胸推了他一掌，矮个子倒退三尺。“他妈的！”他站稳脚跟，又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，“你想找死？”

高个子见状也从后面围了上来，张可喜眼看就要腹背受敌，这时宁愿意亮着嗓子喝了一声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她忽然几大步跨进了三轮车厢，她在里面坐好后，又把头探出来，好像故意让同伴难受，她朝车下几个人说：“我不跟你们吃宵夜了，我明天还得上学。”

“下来，你下来。”几位同伴说。他们似乎还没反应过来。

张可喜跨上车座，已经将车踩动了。他强劲的腿力使三轮车飞一般奔驰起来，由于顾不上择路，路上的坑坑洼洼使三轮车颠簸不已。宁愿意在后车厢“格格”地笑起来。

拐了一个大弯，张可喜放慢了速度。“他们是谁？”张可喜喘了一大口气，然后问道，“他们……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宁愿愿打断了他的话。

于是，接下来的路途上，除了宁愿愿指挥路线的声音外，两人不再交谈。不久，宁愿愿的家到了，宁愿愿下了车，回头指着来时的路指指点点。“记得这条路吗？”她说，“那个交警岗亭，那排玉兰树，这扇铁门，记住了吗？”

“如果有事需要帮忙，尽管来找我好了。”她接着说，然后推开铁门进了院子。

张可喜决定找宁愿愿帮忙。星期天的上午，他来到宁愿愿家，欲搬宁愿愿出马，一块到菊秋姨家去。他想好了，现在他们父子俩已经谈不拢了，要想找到突破口，必须从菊秋姨身上入手。他从交警岗亭拐了弯，数着玉兰树走，来到那扇铁门前。

一个中年女人替他开了门，他问这位腰间系着围裙的阿姨：“宁愿愿在家吗？”

宁愿愿在家，不过他来得早了点，宁愿愿还蜷缩在被子里睡觉。

张可喜坐在客厅宽松的沙发上等着，听见阿姨进卧室通报宁愿愿了。宁愿愿蓬松着头发的脑袋在卧室门口露了一下，随即又不见了。也许她是不想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张可喜面前。

大约一刻钟后，宁愿愿洗漱完毕、穿着整齐地正式露面了。她在张可喜的对面坐下来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要我帮你？”

张可喜惊异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有事请你帮忙？”

宁愿愿笑着说：“没有事你会上我家来吗？何况这么一大早你就来了。”

这时，阿姨给她端来了牛奶、蛋糕和香蕉，分量只够一个人的。宁愿愿吩咐阿姨再来一份，张可喜连忙说他已经吃过了。张可喜听她说话的语气，不像是女儿跟母亲说话。

他悄声问道：“她不是你妈妈。”

“我妈不住这里，”宁愿愿嚼着蛋糕回答他，“她是我家的保姆。”

“你要我帮你什么？”宁愿愿看着他再次问道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想请你去见一个人。”张可喜试探着问，“你愿不愿意跟我去。”

“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宁愿愿好奇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张可喜摸摸脑袋说。

又过了一刻钟，宁愿愿吃完了早餐，张可喜好歹也吞吞吐吐把来意道了个明白。宁愿愿双脚缩在沙发里，乐得像个电动娃娃。她从茶几上一个长方体纸盒扯出面巾纸，擦了擦嘴巴，然后把纸巾扔在香蕉皮上。

“我愿意跟你去，”宁愿愿两眼放光说，“我很想见见那个第三者。”

“看见那个人吗？”到了庙前南街，张可喜指着菊秋姨对宁愿愿说。

“我看见了。”宁愿愿点点头。

“现在，你可以过去了，不要怕，就照我的意思跟她说。”张可喜说。

“你呢？你不过去了？”宁愿愿盯着他问。

“我就不过去了，”张可喜说，“我相信你能把事情办好。”宁愿愿想了想，然后点头同意：“也行，你站在这里等我。”

但是照不照你的话说，我现在还不能肯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还没有跟她交手。”宁愿愿朝他歪歪脑袋说，“我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”

“你不相信我说的？”

宁愿愿没有回答他，只是问道：“你叫他什么？”

“算了吧，你就不要跟她讲文明礼貌了。”张可喜说。宁愿愿笑了笑，挺了挺胸，朝张可喜指点的摊位走去。她走近菊秋姨，在离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站住，菊秋姨的注意力立刻移到了她身上，不过她的眼睛盯住宁愿愿，却没有停止手里的针线活儿。

菊秋姨微笑着问这个漂亮的女孩：“你想要点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要。”宁愿愿扫视着摊位上一把把香、一扎扎针线、一挂挂鞭炮以及一支支红烛，不屑地说：“我会买这种东西？”

“哦。”菊秋姨点点头，仍然微笑看着她。

“张可喜的爸爸在吗？”宁愿愿突然问道。

“他不在，他出去了。”菊秋姨收起笑容，疑惑地问，“你是谁？你要找他？”

“我不找他。”宁愿愿说，语气开始有点来势汹汹了，“我只想问问你，他是张可喜的爸爸，而你不是张可喜的妈妈，你们为什么会住在一起？”

菊秋姨的脸立刻红了，她尴尬地望着这个仿佛从天而降的女孩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她小心地再次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谁？”宁愿愿迟疑了片刻，然后大大方方地说，“我

是张可喜的女朋友。”

“可喜的女朋友？他有女朋友了？”菊秋姨惊奇地张大了嘴，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这个时髦的女孩子。宁愿愿以镇定自若的神情回应她的惊奇。

“进屋里坐吧。”菊秋姨站起身说。

“你缠着张可喜爸爸干什么？”宁愿愿又开始咄咄逼人了，“他是有家有室的人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我没有缠着他，是他自己愿意住在这里的。”菊秋姨规规矩矩地站着，小心翼翼回答说。

“你为什么让他住？是不是想图他的钱财？”宁愿愿继续发问。

“图他的钱财？”菊秋姨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，她反问道，“他一个卖苦力的，能有什么钱财？如果有钱财，他就用不着卖苦力了。”

“别强词夺理，”宁愿愿喝断她的话，“卖苦力得的钱也是钱。”

“我没有见过他的钱，”菊秋姨说，“连饭钱也是他愿意给就给，不愿给我也不会向他讨。”

宁愿愿看着她，有些犹豫了。“那你……图他什么？”她的话变得有些不顺畅了。

然后，她像是什么都明白了，她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真心爱他，是不是？只有真心相爱的人才不计较那些身外之物。”

菊秋姨显然被她的话蒙住了，有些吃惊地望着她。

“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爱他？”宁愿愿追问着。

菊秋姨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是就是，这有什么难说的？你们中年人就是这么虚伪。”宁愿愿不满地白了她一眼。

宁愿愿的眼睛盯住了菊秋姨手上的鞋垫，这只鞋垫一直被她握在手上，刚才宁愿愿只顾审问她，没有特别留神注意，现在被它精美流畅的花纹吸引住了。

“这是给谁做的？”宁愿愿问。

“可喜的爸爸，”这次菊秋姨很大方地回答了她的，“可喜脚下垫的也是我做的鞋垫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”宁愿愿点点头。然后她为难地对自己说，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菊秋姨显然没有听懂她的话。

“怎么样？”张可喜轻声问她。

“对不起，我没有照你的话说。”宁愿愿说。

“怎么回事？她不愿意离开我爸爸？”张可喜着急地问。

“他们是真心相爱的，”宁愿愿说，“我不会拆散他们的，我不愿做那种缺德的事情。”

“你怎么搞的？你被她蒙骗了。”张可喜失望地说，“你连一个乡下妇女都对付不了。”

“我不是对付不了她，”宁愿愿纠正说，“我是不愿意说。为什么要拆散相爱的人？我永远不会做这种缺德事。”

“你说得轻巧，我家里还有妈妈呢，我妈怎么办？”张可喜说，“换了你是我，恐怕要以泪洗面了。”

“恰恰相反。”宁愿愿胸有成竹地笑了起来，“你还不知道吧，在我读初三的时候，我父母已经离婚了。是我主张他们

离婚的。与其见了面就吵得不可开交，不如离了的好。离婚不见得就是坏事。他们说离婚对孩子不利，我看也不全对。我现在这样子不也很好？整天吵吵闹闹就有利于孩子了？”

她的话让张可喜听傻了，他张着嘴只知呆呆地看着她，一个音也发不出来。这时，宁愿愿的眼睛忽然盯在了他的鞋上，这是一双有着宽宽胶边的运动鞋，本色似乎是蓝色，现在看上去只能说是灰白色了。她叫他把鞋子从脚上脱下。

“脱下你的鞋子看看。”宁愿愿带着几分命令的口吻说。

“做什么？”张可喜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脱下来。”宁愿愿用厚厚的松糕鞋底踢了他的脚一下，再次命令说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张可喜警告说，“我的脚除了臭不可闻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宁愿愿笑了，她再次踢了他一下说：“少废话，快点脱。”

张可喜迟疑地脱下左脚上的鞋，宁愿愿低头审视鞋子里面，她看见鞋子里躺着一只花鞋垫，颜色和花样她不陌生。

“你马上就有新鞋垫用了，”宁愿愿说，“你爸爸也有。”

张可喜明白她话里的意思。“一双小小的鞋垫也想收买我？”张可喜不屑地说，“我不稀罕。”

“你错了，”宁愿愿笑着说，“这不是收买，鞋垫只做给最亲的人。”

“我不会再用她的鞋垫的。”张可喜不为所动。

“算了吧，大人的事你不要管。”宁愿愿玉臂一挥说，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他们去吧。”

张培根“审问”着儿子。

“那个女孩子是谁？”张培根问。

“谁是谁？”张可喜装糊涂。

“菊秋姨说，有个女孩去找她了。”张培根说，“她说，是你让她去的。”

“是我让她去的，怎么样？”张可喜话里带着挑衅的味道说。

“她说她是你的女朋友，你现在就有女朋友了？”张培根问。

张可喜愣怔了片刻，突然恼怒地说：“谁说她是我的女朋友？她是什么人，我又是谁？我配得上人家？”

“我只是问问你，你不要发脾气。”张培根小心地说，“你动不动就发脾气——我的意思是，你现在还在读书，不能谈朋友。”

“你不要管我。”张可喜仍然语气很粗地说，“你管管你自己。”

他们父子俩又吵起来了。现在他们要么不说话，要么就争吵。这是早上张培根来取三轮车时发生的争吵，到了傍晚，张可喜回家取车时，三轮车不在院里，爸爸还没有把它送回来。他坐在屋里等了一会儿，仍然不见三轮车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，怀着一腔怒火，他朝菊秋姨家走去。

他看见自己的三轮车停在菊秋姨的家门口，他用自己掌握的那片钥匙解开车锁，金属相撞的声音惊动了屋里的人。张培根走出来，直朝儿子招手。张可喜不理他，推着三轮车就要走。

“可喜，你别走，你过来一下。”张培根说。

“你不要叫我。”张可喜说。

“你别生气，”张培根走近他说，“出了点事，菊秋姨被人打了。”

张可喜吃了一惊，他看着爸爸，听爸爸气愤地告诉他说：“她回原来住的地方看孩子，又被那个畜生打了——你去看看她吧。”

张可喜迟疑了片刻，然后朝屋里走去。屋里除菊秋姨外，还有另外几个女人，张可喜认识这几张面孔，她们是菊秋姨的邻居，跟菊秋姨一样在这条街上租住着一间小屋，经营着某种小生意。此刻她们围在菊秋姨的旁边，正七嘴八舌地安慰着她。菊秋姨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披散着头发，脸颊上赫然印着五根手指印，眼角还残留着深深的泪痕。见张可喜走进来，菊秋姨头一低，又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

菊秋姨的哭声响起时，张可喜转身出来了。张培根跟在儿子的身后，张可喜跨上三轮车之前，对他爸爸说：“她是自找的。明明知道会挨打，她还老是往那里跑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能那样说。做父母的，谁不疼自己的孩子？”张培根说，“该责怪的不是她，只能说那个畜生太无情无义了。”

“她不能不离婚？离了婚，既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别人。”张可喜说。

“你这么说毫无道理。她为什么要离婚？她是受不了他的殴打才离婚的。怎么能怪她呢？”张培根瞪着眼替菊秋姨辩解。

张培根接着将身子挪进了车厢。张可喜奇怪地问他去哪里，张培根的脸从小窗口露出来说：“你慢慢踩，我跟你说说。”

“菊秋姨很少去看自己的孩子了，她知道从前的那个家里去不得，每次看孩子她就直接去学校，免得被那个畜生撞见。今天她也是去了学校，但是她只见着了读二年级的儿子，大的是个女孩，读六年级，她不在学校里。小弟弟告诉妈妈，姐姐没读书了，你菊秋姨这才急着去了从前那个村里——女儿也不在村里。听从前的邻居说，小女孩上山放牛去了。她不止是放着家里的一头牛，村里还有几户人家的牛也由她放着。菊秋姨听了邻居的话，当时就哭了。她流着泪到山上去。还没有寻着女儿，半路上就被闻讯正往家里赶的那个畜生拦住了——往下就不用我说了，你都看见了的。”

张培根说到这里，让儿子把车停下来，他下了车，又对儿子说：“你以后还是来这边吃饭吧，她天天能见你一面，兴许就不会那么想自己的孩子了。”

“我不会来的，我有妈妈，我妈妈好好地呆在自己家里。”张可喜说。

“你又这样说，你来看看她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让你不认你妈了。”张培根说。

“你不要说了，我不会来的，请你以后每天还是把车送过去。”张可喜说。他将三轮车踩动了。

张培根突然用激动的语气朝儿子喊了一嗓子：“你不来算了，我一定要帮菊秋姨要回一个孩子！”

过了两天，张可喜放学后走进院子，看见三轮车已先他一步回来了，房门也开着，爸爸在里面，另外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。爸爸说她是菊秋姨的女儿。

“红艳，快叫哥哥。”张培根对小姑娘说。

小姑娘圆睁着怯生生的眼睛，不敢开口叫张可喜一声。

张可喜奇怪地问：“她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是我带来的，”张培根轻描淡写地说，“我找到她家屋后的山上，看见一个小姑娘跟五六头牛在一起，不用问就知道她是红艳。我问她想不想见妈妈，她不住地点头，我就把她带来了。”

“你说得轻巧，”张可喜着急地说，“他们找不到人怎么办？他们会去派出所报案的。你闯祸了。”

“胡说！”张培根瞪着眼说，“我是带她来见妈妈，又没有卖给别人。”

“谁是她的监护人？她爸爸。你把她带到这里来经过她爸爸同意没有？没有。没有经过允许就把她带走，不是拐骗是什么？”张可喜说。

“我不听你胡说八道，读了几年书，就会吓唬我了？”张培根鼓着眼说。然后他看一眼门外又说。

“我担心他们会寻到菊秋姨那里，菊秋姨一个人怎么能对付他们？我得赶紧过去了。”

爸爸走了后，张可喜看着红艳，红艳也紧张地看着他。张可喜突然说：“你爸是个盗牛贼、王八蛋。”

张可喜接着说：“你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是个害人精……”

红艳睁着恐惧的双眼，嘴巴撇了撇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

他把红艳抱上了三轮车，送她到了宁愿愿家。红艳头发披散着，额头上的乱发垂下来，几乎把眼睛遮住了；脚上穿

着双破布鞋，小脚指露在外面；裤腿上密布着泥点，像夜里的星星布满天空。宁愿愿打量着她，眉头不禁皱了起来，她说：

“这是谁家的小女孩？长得倒是漂亮，就是太脏了。”

“她在山上放牛，是我爸爸带她来的。”张可喜说，“现在她家里人找来了，我想暂时把她寄存在你这里。”

宁愿愿睁大了眼睛说：“是你爸爸拐骗来的？你爸爸竟敢拐骗别人家的小孩？”

“不是，她是那个女人的小孩。”张可喜说。

宁愿愿恍然大悟：“我明白了，她是你爸爸的女朋友的女儿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让她见妈妈？”

“她家里人找来了，我得赶紧过去帮我爸爸一把，以后再跟你说。”张可喜说。

张可喜匆匆赶往菊秋姨家，她家门口已经围着一大帮人。人声嘈杂，剑拔弩张。那群陌生的面孔里，一个头上没有一根头发、光脑袋闪闪发亮的中年男人张牙舞爪，唾沫四溅，叫嚷得最凶。张可喜认定他就是那个“盗牛贼”。盗牛贼气势汹汹地说：

“你别跟我狡辩了，我难道不了解你？你就是有一千张嘴，也休想骗得了我。快把红艳交出来！”

“在我这里又怎么样？红艳是我的女儿，我要把她留在这里。”菊秋姨说。

“你这个婊子！”盗牛贼嚷道，“你自己要离婚，自己不要小孩的，现在后悔了？你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？天下没这么便宜的事！”

“我实在受不了才跟他离婚的，要是不离婚，我早就被他打死了，今天哪里还会有人站在这里。”菊秋姨朝旁人哭诉着，“不是我不要小孩，是他不肯给我。两个孩子都是我一个人辛辛苦苦带大的，哪里会舍得丢下，可是他一个也不肯给我……”

“少跟我啰嗦，还不快把人交出来！再不交出来别怪我不客气。”盗牛贼捏着拳头挥动着。

“你打死我吧，反正迟早会被你打死。”菊秋姨嚷了一声，低头就朝盗牛贼撞去。

盗牛贼果真不讲客气，他左手抓住菊秋姨的头发，提起她的脑袋，右手扬起来，“啪，啪”，在她脸上熟练地扇了两巴掌。

张培根站在菊秋姨的旁边，一直插不上话，眼睁睁看着她挨了两巴掌，气血立刻冲上了他的头。他吼了一声，冲上前扳住盗牛贼抓菊秋姨头发的手，盗牛贼的帮手们马上围住了他，抢先将拳头抡在他的身上。

张可喜看到这一幕，一言不发地挤进人群，从后面突然袭击，拦腰抱住一个朝爸爸挥拳头的人，使劲朝地上一掼，就把那人压在身下，那人背拱脚踢，像一条扔在岸上的鱼昂头翘尾直扑腾，张可喜不敢松懈，按了他的头，又按他的脚，总算没能让他翻身。但是他顾得了这一个，顾不了另一个。别人也突然袭击他了，而且手里操着犬牙交错的半截砖头。砖头拍在他的头上，他立刻眼前一黑，虽然身子还僵直着，但四脚已松软无力，地上的人稍稍一挣扎，就把他掀倒了。他身子蜷缩成一团，双手抱住了头。

“你们打我的儿子，我要宰了你们这群王八蛋！”眼见儿子倒在地上，张培根带着哭腔嚎叫一声，双手握拳乱舞，众人纷纷给他让道。他冲进屋门，重新出来时，两眼血红，手里握着一把菜刀。

空气静止了，人们的呼吸也屏住了。正在这时，一辆警车呼啸着驶过来，在人群外急遽刹住。原来，有人见这里闹哄哄聚集了这么多人，赶紧拨打了110，警车很快就赶到了。两个警察跳下车，首先进入他们视线的就是醒目地立在门边、双手紧握菜刀的张培根。

“你干什么？把刀放下！”其中一个警察厉声喝道。

张培根握刀的手垂下来，“哐当”一声，菜刀从手里滑落，掉在水泥地面上。张可喜还躺在地上，他奔向儿子，跪在地上，把儿子的上半身搂在怀里。

“可喜，可喜。”张培根唤着儿子，哭了起来，眼泪掉在儿子的身上。

“谁打了他？”警察走过来问。

“就是他们。”街坊邻居们这时才有胆量说话了。他们指着盗牛贼一伙七嘴八舌地说，“他们来了这么多人，就是想来打架的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盗牛贼迎着警察威严的目光，不慌不忙地辩解说，“他们拐骗了我的女儿，我是来找他们要人的。”

警察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，然后又扫视着众人说：“事情还越来越复杂了！打群架又扯出了拐骗儿童……你们都跟我去派出所一趟，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张培根跪在地上没动，警察催促说：“快站起来。”

张培根着急地说：“我儿子怎么办？他还没醒过来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躺在他怀里的张可喜慢慢坐起来，脑袋低垂着，双手仍然捂在头上。

看到张可喜自己坐起来了，盗牛贼连忙对警察说：“他没事了。”

“你别想就这么完了。”张培根站起来，脸对脸跟他说，“我儿子得去医院做检查。”

“你没事吧？”一个警察稍稍弯腰问张可喜，未等张可喜张口，他就直了腰对面前的人说，“他没事。你们先跟我去派出所，去医院的事过后再说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肯上医院？”在他们租住的小屋里，张培根走来走去埋怨着儿子，“警察让我们把红艳还给盗牛贼，我们就还给他了；警察让他带你上医院检查，你却不肯去，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“我没事，用不着去医院。”张可喜说。

“那么厚的一块砖头拍在头上，怎么会没事？脑袋又不是铁打的。”张培根皱着眉头说，“外面看不出什么，很可能就有内伤，说不定还脑震荡了，现在没事，说不定以后就有事了。”

“你能不能少啰嗦几句？”张可喜不耐烦地说，“我说了没事就没事。”

张培根看着儿子，忽然又高兴起来，脸上露出了笑容说：“不过警察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后说，菊秋姨完全可以把红艳夺过来，只是要通过法律途径，再不能那样蛮干了。”

“又不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那么高兴？”张可喜给他泼着冷水。

张培根愣了片刻，然后说：“我是替菊秋姨高兴。”

“你难道不高兴？”张可喜说，“新女人有了，又有了新女儿。”

“你不能这么说话，”张培根不满地说，“你说话越来越刻薄了，越来越像你妈，跟你说话越来越费力了。”

“我们分家吧，”张可喜突然说，“我们已经成了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反正迟早要分家的，迟分家不如早分家。”

“分家？”张培根被儿子的话惊呆了，他死死盯着儿子，直到儿子的目光受不了他的逼视而低垂下去。他断然说道，“不行，我们父子之间谈什么分家。”

“不分家也可以。”张可喜说，“只要你不跟我妈离婚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张培根立刻发不出声了。等待了片刻，张可喜见爸爸不做声，于是接着说：

“别婆婆妈妈了，还是把家分了吧，反正也没有什么家产，分起来也简单……别的什么也不要，我只要这辆三轮车。”

张培根鼓着眼珠看着儿子：“你要三轮车？你抢了我的饭碗，从今往后你来养我？”

张可喜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你可以租我的车，反正白天车子我不用。”

张培根憋不住笑了，他说：“你倒是有出息了，知道剥削自己的老子了。”

“我一分钱都不会用你的。”张可喜不为爸爸的笑容所动，他仍然认真地说，“你交给我多少钱，我会一分不少交给妈妈。

你忘记了，我可没忘记，家里还有两个人要养活。”

“好吧，我同意三轮车归你，我也愿意租你的车用。”张培根说，“不过，我要求晚上也把三轮车租下了。”

“现在不谈这个问题，晚上归不归你用，等下学期开学了再说。”张可喜大大咧咧地说。

农忙时节到了，张可喜要请假回家帮妈妈“双抢”。他并没有要求爸爸一块回来尽责任，但是他前脚到家，爸爸后脚也进了门。爸爸和妈妈见了面，像是两个陌生人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整整两天过去了，他们还是没有搭过一句腔。直到第三天晚上，张可喜与小妹在屋外乘凉，屋里忽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声，他才知道爸爸妈妈互不搭理并不是无话可说，而是在积蓄能量。他们不是好好地一句一句说，而是互相在吼叫。爸爸的声音还注意有所收敛，妈妈则尖着嗓子，简直是发怒的老虎要撕咬人。

第二天，在忙碌的田间，在炎炎烈日下，两人又吵起来了。张可喜和小妹止不住他们，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小妹呜呜哭起来也没用。妈妈从田里走上田埂，远远地指着爸爸骂：“你这个畜生，流氓，如果我不死，你是不会甘心的。我今天就成全你！”

她转身就往家走。张可喜三两步跨上田埂，赶紧追上去，问她去哪里。妈妈回过头来连他一块骂：“别跟着我，养大你有什么用，老畜生天天和你在一起你也看不住。”

田里劳作的人都直了腰看着他们。张可喜恼火地说：“你闹够了没有？丢人现眼。”

妈妈说：“我是丢人现眼，我死了就不给你们丢人现眼了。”

张可喜不敢再说什么了，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她。

他们一前一后进了屋，妈妈坐在前后屋之间的门槛上，伸直泥泞的双腿，随手在地上拾了把扇子慢慢地摇。现在，她似乎已经冷静下来了，不再骂张可喜了，她看着张可喜说：“你妈成了没人要的女人了，你妈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了。以后别人老是会在我背后指指戳戳，想起这些我心口就痛，夜里痛得我都睡不着觉……”

张可喜说：“别说这些了，你们不要吵来吵去了。”

“我不吵了，我懒得跟他吵了。”妈妈喃喃地说，她向张可喜伸出手，“你累不累？你坐下来，坐在我旁边歇歇。”

张可喜站在房中间没有动。妈妈说：“你不肯坐下来，就不要站在我面前，田里那么多事，我走了，你也跟着走，那么多活儿留给谁干？”

张可喜见妈妈这么冷静，不像她刚才话里说的那样，要死给爸爸看，心里稍稍有些心安，但嘴里仍然不满地说：“我并不想回来，我想早早把事情干完，可是你们不让我安心做事。”

妈妈轻轻地挥挥扇，像是要赶他走。她说：“我累了，我要安静地歇一会儿，你快去做你的事，别在这里烦我。”

张可喜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一步一回头出了门，在阳光底下走了不到几步，在屋子的拐角处，他突然又折身往回走。妈妈已经不在门槛上了，他立刻慌了神，每间房子找一找，都不见她的身影。他朝屋后的猪圈冲过去，看到在低

矮的窗子底下，妈妈微微仰头，像个酒鬼般贪婪地捧着一只肮脏的棕色玻璃瓶凑往嘴边。他挥手将瓶子打落在地，瓶子碎了，一股呛人的气味弥漫开来。猪们受了惊吓，哇哇叫着挤作一团。张可喜死死抱着妈妈，颤抖着声音问：“你喝了没有？你有没有喝下去？”

妈妈无力地靠在他怀里，眯缝着眼看着他，嘴里咕哝着交待说：“你可得带好小妹呀，她还小，以后就全靠你了。”

张可喜弯腰背起她，脚步踉跄着赶紧往外跑，他跑出了村子，跑上了田头，腿一软再也跑不动了。他跪在地上夹着哭腔大声叫喊：“快来人啦，我妈她喝了农药！”他把妈妈搂在怀里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。

田里听到喊声的人都跑过来了。有人飞快地跑回村子背来了竹床。他们把妈妈抬到竹床上，然后四个男人每人抬着竹床的一角，在通往乡里的村路上奔跑起来。其他人紧紧跟在后面，随时准备替换。一路上，奔跑的队伍不断扩大。经过自己家的田头时，张可喜看见爸爸和小妹站在未割的麦子中间，脚下像是生了根，呆呆地后仰着头看着奔跑的人群。队伍中有人高喊了一声：“张培根，你还傻站着干什么？你老婆喝了农药了。”

张培根这才如梦方醒，他扔下镰刀，牵着小妹的手，撒腿朝奔跑的队伍追赶过来。

乡卫生院到了，一帮人大喊大叫：“医生，快救命啊！”

村里的人见没有出人命，都回田头继续劳作去了，医院里只剩下张可喜一家人。到了中午，医院里静悄悄的，只有

知了在窗外的树枝上不知疲倦地叫。张可喜的堂兄突然匆匆跑进来，擦着满头的大汗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叔叔你快躲起来，张可喜舅舅家的人找你麻烦来了。”说着他拉起张培根的手跑出了病房。

不一会儿，张可喜的几个舅舅率他的表兄弟们气势汹汹地闯入病房。大舅奔到妈妈面前，叫了声妈妈的名字，泪水就落了下来。妈妈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兄弟，很快又将眼睛闭上了，闭着的双目里也涌出了泪水，泪水顺着眼角流进了脖子里。大舅用又黑又粗的光膀子擦一把泪，环顾病房，大声问：“张培根在哪里？你们给我找出来！”一帮人领命而去。

不久他们就扭着爸爸返回地坪里。大舅扬手给爸爸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转身抓起一根木棒厉声喝道：“你给我跪下！”

张可喜扑上去推了一把舅舅，涨红着脸大声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事，不用你管。”

大舅像是不认识他似的，盯着他看了半天，然后指着他说：“可喜外甥，从小到大我没碰过你一手指头，今天你要是是非不分，大舅我连你一块打。”

张可喜嘴唇剧烈地翕动着，猛然哭了起来，边哭边嚷着说：“你们打吧，你们把他打死吧，妈妈没死，你们把爸爸打死算了，反正今天不死人你们不会收场。”

大舅举着木棒的手在空中僵硬着，迟迟不肯落下。但嘴里仍然恶狠狠地说：“他逼出了人命，打死他也是他自找的，他罪有应得！”

医生们都出来了，他们好言相劝，请大家都冷静点，不要再闹出别的什么事来。大舅瞪着牛犊子一般站在面前的张

可喜，把木棒狠狠地扔在地上。

大舅领着一帮人走了。爸爸被他们遗弃在地坪里，张可喜搀扶起他时，看见他眼里泪光闪闪。

“双抢”结束后，大舅又来了他们家。这次他们只来了三个人。大舅说：

“张培根啊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实人，跟你说说话，你半天也放不出一个响屁，没想到你居然会嫌弃糟糠之妻，会下毒手杀人！”

张培根辩解说：“我什么时候杀人了？”

大舅眼一瞪说：“你没杀人？逼人走上绝路与亲手杀死人有何区别？要不是我妹妹命大，她早已成了冤死鬼了，今天就不会有人坐在这里。”

坐在张可喜旁边的妈妈听了这话，伤心地抽抽嗒嗒起来。张可喜连忙把她扶进屋里。

大舅目送妈妈进了屋，继续对张培根说：“她这次没有死成，其实也是救了你的命，她要是死了，你的命也保不了……既然她命大，阎王老子不收，我们也不准备拿你怎么样了。但是你必须给我立下保证，保证从今以后好好待她，好好地跟她过日子，不能再把她往死路上逼。”

张培根垂着头老老实实听着。大舅又问：“你为什么要离婚，是不是在城里养了小了？”

张培根抬起头，眼里掠过一丝慌乱，他摇头否认说：“哪有这种事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。”

大舅嘴一撇说：“我也不相信你有那种能耐……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妹妹离婚？都说城里人喜

欢离婚，有的扯了结婚证，连喜事还没来得及办，就把结婚证换成了离婚证……你张培根一个从没有过余钱剩米的人，只不过进城踩了几天三轮车，供城里人使唤来使唤去，就可以学着城里人的语气喊离婚了？”

大舅说累了，端起旁边桌上的茶杯喝口茶，又将茶杯重重放下。他又问：“说吧，以后你准备怎么办，还进不进城了？”

张培根嘟囔着说：“我不进城，可喜和小妹怎么办？他们两个还得读书。”

大舅说：“我不管，你想其他办法，反正你不能进城了，你不会做人，只能规规矩矩呆在家里让人管起来。”

大舅将眼睛盯在了可喜身上。屋里人的眼光都跟着移过来了。

张可喜知道该他说话了。他们都在眼巴巴等着他说话。他知道自己该怎么说，可是爸爸看着自己时那副满脸祈求的样子，又让他难于启齿。反复犹豫之后，他终于说话了：“爸爸，你听大舅的话，留在家里吧。”

张培根眼里希望的火焰黯然而退，他盯着儿子，激动地说：“可喜，你和小妹还得读书，我呆在家里，天天在地里刨也刨不出你们的学费来。”

张可喜说：“反正只一年了，我不要你负担，我自己能挺过去。”

张培根说：“一年以后呢？如今上大学，得用钱来堆，你考上了大学就得一大笔费用，钱从哪儿来？地里长得出？”

张可喜平静地反问道：“你知道我一定考得上？”

听到他这样说，张培根呆呆地看着他，张着嘴久久说不

出话。

高三的新学期是从八月一日开始的。头一天，张可喜和张吉祥从村里走出来，张培根送着儿子，半道上，他让张吉祥先走一步，他还有几句话要交代儿子。他对儿子说：“可喜，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，有时间就去看看菊秋姨，她像疼亲生儿子一样疼过你。”张培根说着，眼泪抑制不住冒了出来，从粗糙黝黑的面颊上爬过，如两条小溪流过干涸的河床。

爸爸哭了，张可喜心里也不好受，他理解地对爸爸说：“哭什么呢？你不要哭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是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张培根还在哭着，张可喜已转身跑了。他追上张吉祥时，眼圈也红了。张吉祥看着他，奇怪地说：“舍不得走啊，还哭？”

这次进城，张可喜把租住的屋子和三轮车全交给了张吉祥，自己卷起铺盖去了学校。他要做寄宿生，在高中阶段最后一年里，向高考发起冲击。他在集体宿舍里铺好了自己的床，开始了有规律的生活。

开学的第一天，郑老师公布了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，张可喜位居中游偏下。他又有退步，但下课后郑老师并没有找他谈话。以前每次考试后他都要找张可喜谈的，因为进校时他是班里的尖子，他的每一次退步都牵动着老师的心，现在似乎没有必要多谈了，在他前面已经排着不少比他强的学生，郑老师不会在他身上花费更多的心思。

晚上，张可喜进教室自习，发现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的，和白天一样，一个也不少。他这才知道，家住县城的同学晚

上也是来学校复习的。他们都在用功，也许这就是别人在进步，而他在退步的原因。宁愿愿也在，他看她坐在教室里，微微有些吃惊。宁愿愿也看着他，然后转过脸去面对书本了。他也埋首于书本中，可是过了许久也没翻动一页。他发现自己进入不了书本了，他的注意力神游在恬静的学习氛围之外。

郑老师进来巡查时，他正端端正正地面对黑板。郑老师看看他，又看看黑板，然后问他：“张可喜，黑板上写着什么呀？”黑板上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张可喜缓过神来，慌忙垂下了头。

郑老师走到他的课桌前说：“我看你是人在魂不在，该不是梦游去了吧。”

他的话使沉闷的教室里响起快乐的哄笑声。

郑老师在教室里巡视一番后就离开了。张可喜也起身走出了教室。下楼梯的时候，他听到后面有比他更急促的脚步声，等他下到一楼，才知道是宁愿愿跟在后面。两人互相看了一眼，而后不声不响地走进了操场。

“你生气了？”宁愿愿问，“刚才在教室里，他们笑你的时候为什么不生气？”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张可喜反问说。

“你该站起来跟他们说，别张开嘴巴蠢笑了；跟老师说，别侮辱别人了……该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却一句话也不说。”宁愿愿有些激动地埋怨说。

“别说这些了，”张可喜说，“我走出教室不是因为生气，我出来走走，是想考虑自己以后该怎么办。原来我想着在最后一年的赶上去，现在我怀疑自己已经赶不上去了，别人都在

我前面，别人都在用功，我怎么赶得上去？你说我能赶上去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宁愿愿摇着头实话实说，“读书的事，我是最没有感觉的，我说不清楚。”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张可喜继续碾着脚底下的石子说，“要是赶不上，不如现在就回家算了。”

“回家干什么？你没试，怎么知道赶不上？”宁愿愿说。

“现在想踩三轮车也没有车了。”张可喜又自言自语般说。

“你的车呢？”宁愿愿奇怪地问。

“卖了”

“你爸爸呢？他也不踩车了？”

“不踩了，他现在老老实实呆在家里。”张可喜说。

“那位阿姨呢？你爸爸把她甩了？”宁愿愿睁大了眼睛。

张可喜知道她说的是菊秋姨，他说：“不能那么说，我爸又不是她丈夫。我爸必须在家陪我妈，他如果跟我妈离婚，我妈就会没命了。”

“吓唬谁呀？”宁愿愿白了他一眼说：“如今这个世界，谁少不了谁呀？”

“我心里没有一点底。”张可喜仰面向着教学楼，他的脸被灯光映红了。他看着那片灯光仿佛自言自语般喃喃地说，“我不知道我爸会不会重新跑出来，如果他跑出来，就会要了我妈的命。”

张可喜的担心其实是一种预感，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或者其他关系比较亲近的人，通常都有这种预感。他的预感很快

得到了证实，这一天上午，他正在教室里听课，看到有个留着平头的圆脑袋在窗外探来探去。全班同学，还有上课的老师都看到了，只有张可喜认识他，他是张可喜的堂兄。张可喜看到他在窗外探头探脑，心就开始怦怦乱跳起来。

张可喜跑出教室，连声问堂兄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堂兄一边擦着脸上的汗珠，一边奇怪地反问他。

“快说吧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张可喜慌忙催促说。

“你爸跑了……”堂兄说。

“我妈呢？我妈怎么了？”张可喜颤抖着追问。

“你妈……”堂兄语气谨慎地说，“你妈她又喝了药……死了。”

张可喜脸上陡然变色，他上牙紧紧咬着下嘴唇，像是要把吼叫声关闭在口腔里。他盯着堂兄，身子猛然朝前一冲，直朝楼下跑去。堂兄赶忙追过去。两人飞跃着窜下楼梯，在校园里一前一后奔跑起来。堂兄追不上他，只得在后面大喊大叫：“张可喜你站住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还会出第二条人命……”

张可喜听到了他的话，他把脚收住了，气哼哼地等着堂兄。

堂兄跑近了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他们，你的舅舅们，正在到处找你爸，他们要以命抵命……你能不能找到你爸？你让他赶快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”

张可喜恶狠狠地说：“让他们找他吧，让他们把他打死

吧。”

堂兄耐心地说：“张可喜，你不要说糊涂话，你妈是自己走了绝路，又不是你爸往她嘴里灌的药，你爸错再大，也不至于要判他的死刑……你舅舅们的厉害，你我已经见识过了，一旦找到了你爸，他们完全下得了手，他们真的会把他打死的。你已经没有妈妈了，你还想没有爸爸吗？”

张可喜听了他的话，不再跑了，他一言不发，直朝校外走去。堂兄知道他是要去找爸爸了，就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紧紧地跟在他后面。他们走完了一条笔直的街道，穿过了两条弯曲的巷子，来到了庙前街。张可喜看见了菊秋姨的香烛摊，可是菊秋姨并没守在旁边。他走进她的家门，看见爸爸果然在里面，正在和菊秋姨面对面说着什么。

张培根发现屋子里猛然一暗，一个人影遮住了光线，像是谁在夜里用手捂住了灯泡。他看清是自己的儿子走进来了，脸上不由黯然失色。儿子盯着他，没有走过去，可是眼里的泪水像洪水一样汹涌而下，濡湿了他的脸颊，流进了他的脖子，把他眼里的人影淹没了。张培根忙嗫嚅着解释说：

“我答应了菊秋姨的，我要帮她要回红艳，这件事一天不做好，我心里就一天不踏实……”

门外又走进了张可喜的堂兄。张培根看见侄子突然出现，心里立刻就慌了。他是昨天夜里趁黑跑出来的，张可喜的妈妈早晨起来不见了他，同时发现他换洗的衣服也不见了，知道他终于还是跑了，于是就喝下了农药。张培根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死了，现在他的侄子出现在门边，他就知道妻子肯定没命了。

儿子冲过来，撞进他的怀里，把他撞倒在地。儿子搂着他的腰，两只手在他背上不停地捶打着。张培根喃喃地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她会这样？”

“你知道的！”张可喜仰着眼泪纵横的脸指责说：“你知道我妈会那样做的，是你害死了她。”

菊秋姨吓得不敢近前，张可喜的堂兄走过来，欲把他们扯起来。堂兄说：“张可喜，这些话不要说了，你得让你爸赶快走，你也得回去了，你是孝子，家里都在等着你。”然后他又对张培根说：

“叔叔你赶快走，张可喜的舅舅到处在找你，他们发狠说抓到你后，要把你圆的揍成扁的，活的揍成死的。”

“让他们来吧，我哪里也不去。”张培根坐在地上说。

张可喜的堂兄拉扯着张培根，继续劝说着：“叔叔，你得走，他们不是说着玩的，让他们找到了，张可喜就会既没妈，又没爸了……”

听了他的话，张可喜垂着头，又呜呜地哭了。

堂兄放下张培根，又来扯张可喜，他说：“你别哭了，快站起来，天气这么热，我们得回去了，要哭你回去再哭。”

张可喜听话地站起来，他要回家去了，要去见他死去的妈了。他流着泪走到门边，然后又回过头来，对仍然坐在地上不动弹的他的爸爸说：

“你还不起来？还不赶快走？装硬汉给谁看？你真的想让他们打死算了？”

张可喜随堂兄回到家里。妈妈平躺在竹床上，身上穿着

寿衣，脸上蒙着白毛巾。张可喜跪倒在妈妈面前。他们已经做过处理了，张可喜闻不到农药味，只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花露水味。婶婶们把他扯起，帮他穿好孝服，戴好孝帽，又在孝服外披了块麻袋布。张可喜知道这就是披麻戴孝了。他披麻戴孝完毕，又回到妈妈身边跪下了。他们都围着他，等着看他哭妈妈。张可喜垂头跪着，没有流泪，更没有哭出声。

小妹见哥哥回来了，倒是呜呜咽咽又哭起来。张可喜还是没有哭。他们都奇怪地看着他，奇怪他竟然没有哭，没有掉一滴眼泪。只有堂兄了解他，堂兄对围观的亲戚朋友说：

“回来的路上，张可喜哭个没完，他的眼泪都流尽了。”

突然人群一阵骚动，他的大舅走过来了，他问张可喜：“可喜外甥，张培根那个畜生呢？他在哪里？”

张可喜的堂兄抢先回答说：“他不知道。我反复问了他，他说他不知道。”

“没问你话。”大舅斥道。然后他继续问张可喜：

“可喜外甥，只有你可能知道他在哪里，你快告诉我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张可喜垂着头低声说，“我没有看见他。”

大舅弯下腰盯着他，不相信地说：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在城里时，你们两个一直在一起，只有你才知道他会去哪里。再说你是他惟一的儿子，他要去哪里，不告诉别人，也会告诉你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”张可喜坚持说，“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再也不要看见他了。我没有妈妈，也没有爸爸了……”

张可喜说到这里，突然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他终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哭了，他趴在地上，哭得山崩地裂，身子一

抖一抖的。

因为天气太热，也因为家境不好，妈妈第二天就被抬到后山上埋葬了。起先，舅舅们还不想把妈妈埋了，他们恶狠狠地对村子里的人说：“不能便宜了那个畜生。”

舅舅们是要等到张培根抓回来后才肯送死者上山的。他们要把他摁倒在灵柩前，最好是剃下他的头来祭奠死者。但是他们不知张培根的去向，从张可喜嘴里根本掏不出他的蛛丝马迹，何时能把张培根抓回来，他们心里实在没底。他们想等，但死者等不得。最后只能依众人的意思，护送死者去了宁静的天国。

妈妈死了，爸爸走了，这个家一夜之间就没了家长。到了晚上，屋子里亮起了昏黄的灯光，张可喜兄妹面前摆着婶婶们做的饭菜，他们没有动一筷子，相对而坐，他们又压抑着声音呜咽起来。

“别哭了，你们俩吃点东西。”婶婶们抹着眼泪劝说着。

叔叔伯伯们也没走，他们要处理一些善后事情。明天，张可喜该回城里的学校了，家里只剩下小妹一个人。他们谈到了小妹的安置问题，他们说不能让小妹一个人住在家里。

“住到我家去吧，反正我只有一个儿子，添个女儿正好。”张可喜的叔叔说。然后他问小妹：

“小妹，你住到叔叔家去好不好？”

小妹睁着一双泪眼，不知该怎么说。张可喜替她说道：“我同意她住到叔叔家去，只是她的书还得念下去，生活费我会按月送回来的。”

“生活费？你哪来的生活费？”屋子里的人都盯着他，“你

自己也是学生，自己还得靠别人养。”

“你们别管，反正我得让小妹把书念下去，就是我自己不念了，也得让她念下去。”张可喜说。

第二天因为家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安排，张可喜下午才动身回学校。车到县城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他没有立即去学校，而是来到菊秋姨家。菊秋姨不在，他爸爸也不在。房东认识张可喜，他对张可喜说：“王菊秋走了，跟着你爸爸走了。”

张可喜希望这样，他们离开了这里，舅舅们就找不到了。可是房里空荡荡真的没人了，他心里又难受了，他用嘶哑的嗓子问：“他们去哪里？还回不回来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房东摇着头说。“他们没跟我说这些，我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回来。”

张可喜走出这间以前经常来的屋子，然后来到另一个十分熟悉的地方。他曾经租住在这里，现在屋里住着张吉祥。屋里亮着灯，张吉祥躺在床上，手枕着头，腿架着腿，望着天花板，上面那条腿一跷一跷地直摇晃。张可喜走进来叫他一声，他连忙翻身爬起来，问他这两天到哪里去了。

“昨天这时候，有个漂亮的女孩来找你，她说她知道你不住这里，这几天你回去了，还没有回学校，她来看看你是不是到这里来了。你回去干什么？”张吉祥说。

宁愿愿？张可喜眼里一亮，她怎么知道我以前住在这里？张可喜心里升起一片火光，可是很快又黯淡了。他平静地问：“她还说了什么？”

“没说什么，见你不在这里，她就走了。”张吉祥嘻嘻笑

着说，“她是谁？长得那么漂亮，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？”

张可喜没有理会他的问题，而是问道：“时间还这么早，不出去踩三轮车，怎么躺在床上了？”

张吉祥说：“早什么呀？蹬了一整天，累死我了。”他接着埋怨说：

“街上已经有了不少电动三轮车了，你费着力踩着车在前面走，后面的电动车嗵嗵地就超到你前面去了。人家都是使的电动车，你们却叫我踩这种破人力车。”

张可喜冷冷地说：“你是不是不想要了？不要了就还给我。”然后他伸过手去：

“把车钥匙给我。”

张吉祥惊异地看着他，接着又笑嘻嘻地说：“你真了？我是跟你说着玩的。”

“把钥匙给我。”张可喜重复说，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白天你来使，晚上归我用。”

张吉祥拊掌笑着说：“这办法好，晚上归你骑……只是这车已归我了，你赚的钱得付我租金。”

张可喜白了他一眼说：“你先把买车的钱付清。”他从张吉祥手里拿了车钥匙出了门。张吉祥追到门边叮嘱说：“你别把车给我弄坏了，我还得靠它赚电动车呢。”

张可喜没再理会他，他弯腰打开三轮车锁，推着三轮车出了院门。一条黑乎乎的煤渣路从菜地中央通过，他跨上三轮车，将腰立直了，又猛然将身子弓下去。三轮车驶上煤渣路，转眼融进了无边无际的夜色。